

生死坡

夏智德 杜 鹃

封面：贾德江
插图：李方明
题字：荆涛

生死坡 夏智德 杜鹃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75 插页：2 字数：164,000

印数：1—2,000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2·910 定价：0.57元

内 容 简 介

西安事变之后，陈毅同志为促成国共合作抗日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只身深入虎穴——赣南山区锁龙镇参加谈判。他历尽艰险，忍辱负重，战胜了敌人和叛徒的阴谋诡计，赢得了自己同志的信任，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内战的丑恶嘴脸，终于实现了联合各条战线共同抗日的目的。

该书故事引人入胜，情节惊险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，语言生动流畅。适合于广大农村、矿山演出和阅读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赵子臣阴谋设下连环计 韩光明虎穴劫走何凤池 | 1 |
| 第二回 | 锁龙镇陈毅舌战惊四座 黑风口赵贼伏兵刺豪杰 | 21 |
| 第三回 | 离虎穴初上生死坡 遭误会被困迎春馆 | 42 |
| 第四回 | 何雅琴严词斥奸党 赵子臣假尸激鲁夫 | 62 |
| 第五回 | 甘投敌叛徒遭打 喜重逢节外生枝 | 85 |
| 第六回 | 劫刑场韩光明误入埋伏圈 忆忠言雷振刚化险胜强敌 | 107 |
| 第七回 | 乔伪装叛徒混上卧虎岭 吐真言陈毅深山经风险 | 128 |
| 第八回 | 晓大义战士讲情 陷绝境舌战叛徒 | 151 |
| 第九回 | 害陈毅王子奎暗下毒手 辨真假雷振刚巧计释疑 | 178 |
| 第十回 | 卧虎岭风云际会 巧运筹智擒匪首 | 208 |

第一回 赵子臣阴谋设下连环计
韩光明虎穴劫走何凤池

(念) 投身革命即为家，
血雨腥风应有涯。
取义成仁今日事，
人间遍开自由花。

(白) 一首小诗道罢，引出一段曲折动人的革命斗争故事。诸位，请往赣南锁龙镇正东一条盘山道上观看，但见尘土飞扬，骏马奔驰，“嗒嗒嗒嗒……”一匹白龙马直奔锁龙镇而来！

(唱) 盘山道一匹白马蹬四蹄，
恰似那流星闪电快如飞。
马身上端坐着俊俏一女子，
双手挽辔汗湿衣。
这女子柳眉深锁眼含恨，
心里边暗骂国贼蒋介石：
贼日寇大举兴兵来入侵，
到处是烟尘滚滚鬼神泣。
众百姓切齿难咽亡国恨，

你不该光打内战不抗日。
下密令全面围剿共产党，
暗地里调兵遣将藏杀机。
张学良忠贞爱国心不忍，
他与那杨虎城将军暗商议。
将士们上下一心要抗战，
你不该亲自督战到陕西。
二将军忍无可忍把你扣，
何应钦居心叵测暗欢喜，
派飞机一心炸平西安市，
趁棍要打落汤鸡。
他想把张杨老蒋全炸死，
你老蒋两眼一闭他好登基！
眼看着外患未除内乱起，
军阀争斗鏖战激。
多亏了共产党出面来调解，
周恩来不顾生死挽危局。
提出来合作抗日你也曾同意，
协议书你也曾签上蒋介石。
商定好全国停止打内战，
共同抗日竖大旗。
谁知你回到南京变了卦，
好不该你派人捣乱生是非！
今天里我要亲赴锁龙镇，
去给爹爹透个消息。
要叫他提防奸人搞破坏，

也免得铸成大错悔不及。

这女子催马来到小镇里，
那白马跑到家门停住蹄。
但只见黑漆大门耀眼亮，
有一对石狮把门列东西。
这女子翻身下马暂不表，
客厅里再把仕绅对您提。

(白) 诸位，请往这家客厅观看，这是一座明三暗五，滚龙抱柱，五色琉璃瓦盖顶，外带雕花飞檐的庞大建筑。乳白色的粉墙，八砖铺地，两头暗间一律是紫檀木雕花隔扇。室内一色紫檀木家具，擦得透明铮亮，一尘不染。桌几之上，锡镴壶瓶、盆景古玩；墙壁上面，匾额条幅、琴剑字画，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，真是古色古香，素雅大方。大厅西头，靠隔扇放着一把紫檀色丝绒绷面的沙发躺椅。躺椅上半躺半坐着一个年近七十的胖老头儿。他就是这家的主人、赣南保安司令的父亲、江南巨富、大仕绅何凤池。

几天之前，国民党江西当局接到中共中央代表、赣南游击总司令陈毅的亲笔信，双方约定在锁龙镇进行谈判。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除了何家父子还有南康、大庾等八县县长。诸位，这何凤池多年来靠着经营钨矿，聚敛了万贯家产，成为赣南有名的巨富。因为附近卧虎岭游击队经常下山活动，何凤池平时一直跟儿子住在城里。算了算明天就是谈判的日子，何凤池为了把谈判事宜安排妥当，一大早就从锁龙镇赶回自家府邸，亲自指挥家人收拾客厅，打扫庭院，整整忙了大半天，才算收拾停当。此刻，他靠在躺椅上，闭着

两眼，养起神来了！

(唱) 江南巨富何凤池，
年过花甲近古稀。
有一顶贡呢礼帽头上戴，
身穿着杭绸大褂是灰的。
古铜色八团马褂带寿字，
白袜黑鞋没沾泥。
红里透紫脸发亮，
两只眼似睡非睡合眼皮。
何凤池独坐养神想心事，
共产党能人辈出堪称奇。
蒋总裁重兵团歼心操碎，
没想到红军突围到陕西。
陈将军雄才大略名盖世，
蒋介石悬赏捉拿费心机。
到如今打开了抗日新局面，
咱还得请人下山摆筵席。
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，
我一定恭敬厚礼待陈毅。
他渐渐神思恍惚入梦境，
忽听得“爸爸，爸爸”呼声急。
同志们要问来了哪一个？
她就是白马驼来的那个闺女。

(白) 诸位，你道这女子是谁？她就是赣南保安司令何耀

南的妹妹、何凤池的女儿何雅琴。此人年方二十四、五，生就的俊俏匀称，聪明伶俐。前年京华大学毕业，如今在报社里当一名新闻记者。何雅琴走进客厅，娇滴滴地喊了声“爸爸”，便依在躺椅上坐了下来。何凤池乍然醒来，见女儿气喘吁吁，脸上尽是汗珠，吃惊道：“琴儿，你不是讲要邀请几位著名记者，参加明天在这里举行的会谈吗？此刻匆匆赶来，为的何事？”何雅琴喘息道：“没有要事，我也不来。爸爸，蒋介石派赵子臣中将为特派专员前来见你，现在正跟我哥哥在城里密谈哩！”何凤池听罢，又是一惊：“这个白脸狼为何不早不晚，偏偏赶在会谈之前要来见我？”何雅琴忧虑地看着何凤池说：“爸爸，赵子臣这一来，只怕谈判难成呀！”“何以见得？”“爸爸——

(唱) 蒋总裁谈判前派来赵子臣，
说他对这次会谈很关心。
赵子臣与俺南哥暗议论，
女儿我躲在窗外听的真。
他二人暗暗定下连环计，
要让你假意谈判拖时辰。
暗地把在押的红军都杀尽，
割头扒心火焚身。
激怒那卧虎岭上的游击队，
引他们报仇雪恨离山林。
趁机会一举歼灭游击队，
爸爸呀！
细想想他叫你扮演什么人？

咱怎能共产党面前不守信?
咱怎能破坏抗日丧良心?
眼看着山河破碎心怎忍?
怎忍叫中华民族遭沉沦?
儿不愿含羞饮忍亡国恨,
儿不愿日寇手下当顺民。
儿望你抗日救国为己任,
儿望你促成谈判报国恩。”
何凤池连连点头忙应允:
“琴儿呀!
你爹我处世向来最小心。
我早已招呼你哥要谨慎,
切不可轻举妄动乱杀人。
如今是龙争虎斗风声紧,
胜败莫测须留神。
迎陈毅老父亲临锁龙镇,
叫你哥隆重欢迎陈将军。”
何雅琴转忧为喜开颜笑,
拜别父亲要出门。
这时候忽听汽笛“的的”叫,
有一辆轿车停在何家门。
父女俩走出客厅举目看,
大门外前后进来两个人。

(白)这走来的两个人，前面的是何凤池的儿子，赣南保安司令何耀南。此人穿一身黄呢子将军服，走起路来挺胸昂

首，十分威风。后面紧跟一人，约有四十多岁，尖嘴猴腮，细高挑儿，白面皮。甭看人不咋样，却是披挂整齐。身穿上下笔挺的中将服，头戴青天白日的将官帽，脚穿乌黑铮亮的大皮鞋，腰插蓝光闪闪的勃朗宁手枪。走起路来，拿腔作势。你道此人是谁？他就是蒋介石的贴身心腹，人称白脸狼的赵子臣。赵子臣远远看见客厅前面站着的父女二人，赶忙紧走几步，故意装出一副潇洒风流的姿态，作揖打躬，口称：“凤老纳福！”何凤池急忙往里相让。寒暄已毕，分宾主落了座。那赵子臣乃是一个色鬼，假看书画，两只眼围着何雅琴滴溜溜乱转，恨不能一口把她吞下肚去。何凤池赶忙说：“琴儿，你有事尽管办去吧。”何雅琴正要离去，赵子臣两眼不离其身，故作斯文地说：“何小姐，刚才见您还在城里，没见插翅，怎么竟然先我一步飘然飞到锁龙镇来了？”何雅琴早被他盯得不耐烦了，冷冷地说：“中将先生，对不起！我可是个自由自在的鸟儿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现在，又要先你一步回城了。”何耀南看看天色不早，怕她单身一人在路上遇见游击队，出麻烦，让她一同坐车回去。赵子臣也殷勤挽留。何雅琴拒绝道：“把几位同行丢在城里不顾，总有点儿说不过去吧。”说罢，出了客厅，叫家人牵过马来。何耀南又派了两个护卫，何雅琴这才告辞而去。三人回到客厅，何凤池责备儿子道：“耀南，天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不照顾子臣将军在城里安歇？”赵子臣连忙解释说：“晚生奉委座重托，前来致书凤老，不敢疏忽迟误。”说罢，取出蒋介石的亲笔手书递给何凤池。何凤池看罢书信，满脸堆笑说：“噢，蒙委座抬举，赵将军垂青，凤池真乃三生有幸！有关谈判之事，敬请将军当面赐教。”赵子臣连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

(唱) 赵子臣未曾开言笑嘻嘻，
尊了声：“何老伯父听仔细。
蒋总裁怕您不解他的真意，
所谓那合作抗日是权宜。
我们要合而不作假谈判，
诳陈毅下山受降是真的。
要假借‘国共合作’施巧计，
赶快把赣南共军铲绝迹。
这一次总裁派我来找你，
何老伯要为党国出把力。”
何凤池听到这里开了口：
“子臣将军你听知。
怎忍看日寇入侵山河碎，
到处是民不聊生鬼神泣！”
赵贼说：“攘外必须先安内，
共产党才是咱共同致命一大敌。
据听说，卧虎岭这支游击队，
经常是骚扰山下打游击。
弄得你生命财产无保障，
弄得你整天心神难安逸。
倒不如趁机统统消灭掉，
也免得纵虎归山后悔迟。”
何凤池沉吟半晌没言语，
又是摇头又叹息：
“怕只怕破坏抗日罪名重，

这可是一步危险的棋。”

(夹白) 赵子臣微笑说道：“凤老，事到如今，哪里还管那么多啊！

国共两党今日合作明日离，
十年来从来未把干戈息。

难道说，为抗日他们安心不共产？

难道说，你甘心共产受人欺？

难道你忍心把钨矿来抛舍？

难道你面临绝境竟不知？！”

赵子臣连哄带诈说下去，
一旁边转过来耀南把话提。

(白) 何耀南见老头子沉吟不语，便凑过来说道：“爸爸，自打共党主力北上后，赣南一带留下的武装力量人数不足一万，我们不断派重兵围剿，整整打了三年，耗资动众，挖空心思，竟然没能消灭。近来，游击队势力反而迅速扩展。这山沟，那山洼，整个赣南山区哪里没有他们的散兵游勇？倘若会谈成功，共党一声令下，他们兵合一处，将搭一家，哪里还有你我的立足之地？！”赵子臣连忙接过话茬儿：“所以，总裁认定内战早晚非打不可！俗话说‘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’，凤老千万不要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呀！”何凤池点了点头，心中却想：这事直接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，不可马虎。便问道：“你们可有具体的打算吗？”何耀南道：“从一切迹象来看，卧虎岭游击队一直是孤军作战，游击队司令雷振刚至今还没有接到他们党关于停止内战，合作抗日的指示。昨天晚上，他们又偷袭了清风寨，抢走不少枪支弹药，

粮棉布匹。咱们正好利用这个借口，安他个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！”

(唱)何耀南眉飞色舞谈“敌情”，
连环计讲给他爹听：
“到明天爹陪陈毅假谈判，
你和他下棋论诗在客厅。
我派人去把在押的红军害，
把他们生死坡前问斩刑。
一个个挖眼割鼻来示众，
摘心扒肝血浆进。
激怒那雷振刚带人把山下，
咱正好一网打尽除祸星。
陈毅知道来责问，
你就把责任推给俺担承。
就算是游击队下山扰百姓，
除内患有利抗日师出有名。”
何凤池想起女儿词严正，
犹豫不决没吭声。
赵子臣看到凤池直发愣，
便来个软中带硬给他听：
“望凤老莫负总裁委托重，
切不可犹豫不决误军情。”
何凤池点头应允道：“珍重，
望你们稳妥周到仔细行。”
赵子臣一见巧计成功了，

你看他呵呵大笑不住声。

(白) 赵子臣一见何凤池上了他的圈套，狡黠地转了转眼珠，哈哈大笑，连说：“凤老放心！”何耀南也自欢喜。眼看天色不早，日落西山，便催促父亲一同回城。何凤池乍回故居，觉得神清气爽，留连不忍离去。何耀南见父亲留恋乡土，便留下一班卫兵守护，同赵子臣一道告别了何凤池，回城而去。诸位，何凤池这一住，事情可就有了变化了！

(唱) 落日西坠晚霞红，
斗转星移夜幕升。
鸟雀归巢万籁静，
座钟响罢十二声。
何凤池一日劳累早入睡，
俩卫兵依背抱枪睡朦胧。
这时候房檐院角闪黑影，
一个个攀墙越脊快如风。
有二人悄悄摸到廊檐下，
忙伸手拤脖子捉住俩卫兵。
卫兵们惊魂未定睁眼看，
我的娘哎！
早已是毛巾堵嘴身上绳。
只吓得浑身筛糠不敢睁眼，
耳旁边只听杂乱的脚步声。
好汉们悄悄劫走了何凤池，
上房内留下赫赫书一封。

上写道：

拜上耀南何司令，
临走留言望你听。
前日你飞云岭逮去我战友，
今天俺劫走你爹回山中。
你若放人我也放，
要不然令尊想活也活不成。
想算账就请你到卧虎岭，
来找我游击队队长韩光明。

(白) 那位同志要问：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还得听我倒回头补说一段往事。自从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赣南山区游击队的围剿。一面限制山下老百姓按人定量买盐买米，勒令人们合村并寨，不准上山砍柴，否则以通匪论罪；一面加紧搜山烧山，妄图把红军游击队斩尽杀绝。这支卧虎岭游击队凭借赣南山接山、岭接岭的天然屏障，同敌人绕弯子，捉迷藏。他们吃的是野菜野果，喝的是山泉雨水。有时，山下百姓冒着生命危险送来点粮食、食盐，简直比金子还稀罕。他们也常常神出鬼没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袭击土豪劣绅，搞点粮食衣物，枪支弹药。三年来，一直活动在南康、大庾一带，弄得何耀南疑神疑鬼，坐卧不安。由于斗争残酷，生活艰苦，游击队的损失也很大。游击队司令雷振刚是个农民出身的青年，英勇善战，秉性刚直。眼看三千多游击健儿死伤惨重，真好比万箭穿心，五内俱焚。三年来，他们和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，一直孤军作战。几天前，二支队队长王子奎带领几个战士到山下探听信息，顺便搞点

东西，补充给养。不料，在飞云岭前遭到何耀南保安队的伏击，除战死者外，全部被俘。接着，又破坏了游击队生死坡的交通站，交通员陈玉林被肢解之后，扔在山沟里。几天来，整个游击队就象开了锅一样，直嚷着要下山去报仇雪恨。多亏司令雷振刚和宣传干事张金攻苦口相劝，才勉强按下这股怒火。为保被捕战友的安全，才派第三支队队长韩光明夜袭锁龙镇，劫走了何凤池。

按下何凤池被劫暂且不表。再说锁龙镇正南几十里地的茶山腰上，大步流星走着两个人。年轻的约十七、八岁，中等身材，娃娃脸，英气勃勃，威风凛凛。年长的不过三十六、七，高高的个子，宽宽的肩膀，剑眉虎目，身材魁伟。两个人直奔锁龙镇而去——

(唱) 请同志举目抬头看茶山，
两个人迈动虎步踏山峦。
脚穿草鞋绳结袢儿，
裹腿打到膝下边。
灰土布军衣穿身上，
英气勃勃好威严。
年长的剑眉舒展凝望眼，
禁不住心潮滚滚想联翩。
回想起主力长征北上后，
三年来万苦千辛只等闲。
怎能忘腿受重伤鲜血淌，
敌人围困逞凶残。
十冬腊月困梅岭，